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  
第四回 秉松筠烈女流芳 圖麗質癡兒受禍

威富等鴻毛，盟言不受撓。守貞持月籍，犯難固冰操。  
女士在中欄，狂夫羞節旄。  
烏頭悲未表，我特倩霜毫。

孔融藏匿張儉，事發，弟兄母子爭死。一家義俠，奕世美譚。後來竟有貪權畏勢，不識綱常節義，父子不同心，兄弟不同志。沉在賈豎之中，巾幗之流，凜凜節概，出於一門，雖事過於權力，泯泯不聞，我正不欲其泯泯也。嘗紀聞見的事：一女子夫死不嫁，常圖亡夫之像，置之枕旁，日夕觀玩。便有人看破，道此非戀夫，戀其容貌，有容貌出他上的，畢竟移得他的心。因看自己所狎的一個龍陽，容貌勝似其夫，因畫成圖，遣一個老嫗與他。果然，此婦孳資改適，龍陽艷舟相待，凡三宿，則原娶人出矣，固一虬髯中年人。時龍陽避席此婦竟歸此人。會前夫家訟其竊資誘姦，此人亟以此女歸一貴人，以息其訟，則已歷四夫矣。此不足言。吳江一婦，富而寡。族叔利其財，賺嫁一豪。婦脫身訴縣，縣不為直，至自剄直指前。楚中一婦能文，曾為夫代作社藝。同社一貴公子知之，因鳩其夫，復為治喪，極其豐厚，婦人還不覺。及至百計欲婦為妾，劫之以勢，婦乃覺夫死可疑因曰：「吾以才色殺夫，更事夫之仇乎！」因自殺。此兩婦足稱烈矣。浙中卻出一女子，守未嫁之盟，以死相殉，更令欽敬。這是：

一諾已定，何必以身。一死相殉，卓哉碩人。

此女姓程，家居衢州府開化縣郭外，原籍婺源。其父程翁，是個木商，常在衢、處等府彩判木植，商販浙西南直地方，因此住在開化。妻吳氏，也是新安巨族。生一子喚名程式。九月生此女，喚名菊英。程翁做人補實，與人說話，應允不移。如與人相約在巳刻，決不到午刻，應人一百兩，決不九十九兩。且自道是個賈豎，不深於文墨，極愛文墨之士，家中喜積些書畫。兒女自小就請先生教學，故此菊英便也知書、識字、能寫。長大又教他挑描扣繡，女工針指。看將來不獨修眉皓齒，玉骨冰神，婷婷裊裊，態度悠揚，嫵嫵姝姝，性格溫雅，是個仕女班頭，只才藝也是姬人領袖。程翁夫婦常道：「我這女兒定不作俗子之妻。」

賦就凌霜質，嫣然發古香。只宜蘭作伍，枳棘怎相將。

先為程式娶了一個儒家之女，又要為女兒擇一儒家之男。

同里有一個張秀才，他兒子叫做張國珍，生得眉目疏秀，舉止端雅，極聰明，卻又極肯讀書。只是家事極其清寒。程翁見了他人品，訪知他才學，要將女兒把他。倒是張秀才力辭，道：「如今人只圖娶妻攀附富家，希圖他些妝奩，平日照管。不知這女人，挾了他家豪富，便要凌鏢丈夫，傲慢公姑。況且不習勤苦，華於衣食。我要如他的意，力量不能，不如他的意，畢竟不安其室。不要攀高。」可是：

松柏姿凌雲，女蘿質苦短。引蔓自相依，所慮中途斷。

程翁道：「即他這一段議論，便是高品。我女向來知書達禮，斷不同他富家之女。不論財禮薄厚，定要與他。」正將行禮，卻遇青陽一個大戶，姓徐。家裡極富，真是田連阡陌，喜結交鄉宦，單生一子，教做徐登第。自恃是財主，獨養兒子，家中愛惜，雖請個先生，不敢教他讀一句書，寫一個字。到得十三四，一字不識。這邊鑽館，那邊薦館，作做一個大學生。今日做破承，明日做起講，擇日作文字，那一個字是他做的？先生只貪圖得個書帕，不顧後來。只僭半階的搖擺，是其所長而已。一開口，俗氣衝人。人會藏拙，他又不會藏拙。之乎也者，信口道出，人為他臉紅，他卻不紅。到得十五六，花街柳巷，酒館賭場，無處不到。一到考，家中為他尋分上，先生為他尋作頭。明使暗使，不知使去多少錢。及到不進，又大言的道：「老提學不識我新文字，貪提學取不著我真文才。」不肯改這張狂妄嘴。這人真是：

肚中黑漆漆，卻不是墨水。臉上花斑斑，卻不是文章。

嫖賭場中狀元，不通榜上案首。老徐又道：「我這樣一個好兒子，須要配一個極標緻極能乾的女人。」不拘遠近，訪人家好女，去求他。一訪，恰訪著程家女子。訪得他家請先生，請繡娘，不消得說，是會得書寫、針指的了。著人混著媒媽子，到人家相看，都道天姿國色。著人來說，程翁不肯。這老徐定要，道：「若肯，便以五百作聘，裝奩但憑。程翁道：「我不是賣女兒的。」又不應允。竟叫媒人去對張秀才說，行了些將就禮，預先定下。這乃：

鳳則配鳳，蘭則友芷。嗤彼蒹葭，乃圖玉倚。

此時老徐連見程翁不允，倒動了氣，道：「我央個有勢力的去，怕他不依！」平日交結得一個老鄉紳，姓王，是個舉人知縣，卻曾在本省督撫那廂做過父母的，一向搭驥。這番因督撫，仍舊振刷起來。徐家特去請來起媒，用四表裡。銀台盞、十二兩折席。這王鄉宦不辭，盡皆收下。

擇了日，去見程翁。帶了斑斕烏紗、赭黃員領，張著把涼傘，來拜。程翁一見駭然。分賓主坐了，開口就說親事。程翁道：「小女已受張家聘了。」王鄉宦道：「豈有此理！若已受聘，怎徐宅又求學生來？這媒須是學生做。」程翁道：「實是受聘了，禮書現在。」叫拿出來看。王鄉宦看了道：「老翁仔麼這樣賤賣了？也算不得聘！學生包你五百兩，妝奩但憑。」程翁道：「婚姻論財，禽行之道。實是定了，語言難改。」王鄉宦道：「甚麼難改！窮秀才，老翁加上些還他，他巴不得。老翁再備些回徐宅的，還剩四百金。這是他求你的，便落些不妨。就是學生僥倖時，三個女兒，倒定出了八個，都是些姪甥外甥，足數三百兩一個。我一家與他一虛套頭，不消一百餘金，消不盡平日利錢哩！老翁不要拘執。」程翁那裡肯聽，王鄉宦弄得索興而去。

空勞月下老，難得春冰泮。蹇修雖善合，無奈石轉難。

此時老徐父子正在家中，說王鄉宦這一去，不怕不成。只見門上報王老爺來。王鄉宦來到，也不張傘，也不著公服，走進來道：「老夫做了二十年舉人、二十年鄉宦，分上也不知講了多少，不似這人執拗。」老徐道：「難道不聽？」王鄉宦道：「竟不聽！我想天下女子最多，怕沒好的？等我另尋罷。」說畢，起身就走。老徐父子死命扭住，道：「還求少坐。」王鄉宦道：「無功食祿。」坐定，王鄉宦指著徐登第道：「似令郎這樣一個偉材，便駢馬也選得過。恨學生沒第九個女兒。」老徐道：「愚父子窮蠢，見拒應得。只老大人金言，不該不聽。就是家下薄有體面。如今央老大人求一親事不得，被人恥笑。還要老大人張主一張主。」王鄉宦道：「學生也沒甚張主，只老翁出題目來，學生便做。」

紅顏每基禍，千古歎知之。只恐蛾眉美，釀來雀角悲。

老徐道：「我聞縣尊極服老大人。私求不得，官爭罷。」王鄉宦道：「難道告狀？」老徐說：「正是。學生告個程家賴婚，張家強聘。求老大人一講，聽官明斷。」王鄉宦道：「學生托著督撫見愛，小分上再不去講。這婚姻小節，老翁還另央人罷。」徐登第道：「爭氣不爭財。只要事成，便是百金，家父不出我出。」王鄉宦道：「破靴陣不要惹他，只告程家賴婚私聘罷。」果是徐家出了狀，王鄉宦一百兩銀子，包管到底，准了狀。先是兩上差人到程家，程翁不知是甚來由，說起是徐家告賴婚，可惱可笑。程翁只得置酒相待，差人講六十錢，不然還要令愛出官。程翁也沒法，前後手直打發到二十錢。這是：

雀角能穿屋，狐威慣攫金。禍來如有翼，安坐也相侵。

臨審，張秀才也央幾個朋友去說一番。縣官先聽了王鄉宦人情，道：「兄也是個不知情，我如今追財禮給兄罷。」張秀才再說：「徐家從不曾聘，強婚。」縣尊道：「那事兄莫管他，只不折兄罷。」審時，老徐不知那裡尋出一付衫襟來，道：「小人當日與程翁同為商，兩下俱妻子有孕，曾割衫襟為定。後邊小的生男，他生女，小人曾送金鐲一雙、珠結二枝、銀四十兩，謝允。後來他妻嫌小人家隔縣路遠，竟另聘張家。」叫程翁，程翁道：「小人雖為商，並不曾與徐某相見，如何有割襟之事？並不曾收他金

錫、珠結、銀兩。」知縣道：「天下豈有無影之詞，一至於此！」叫中證：是老徐買出來的光棍，道：「小人是牙行。十七年前，他兩人做木商，都在小人家安歇。不知他兩人吃酒後，割甚衫襟，立小人為媒。後邊送甚禮，小人聞得見。以後有十年，不到小人家生理。三年前，徐某曾央小人見程某，要行大禮。程某道，路遠要贅。徐某獨子不肯，以致耽延。另受張秀才聘，小人不知道。」知縣指著程翁道：「這樣欺心奸狡！你賴婚重聘是實了。」程翁道：「小人從不曾到青陽生理，也不曾有這牙行，立他為媒。都是虛言買來光棍。」這光棍道：「我來說親時，你還留我吃酒。我說親，你說待與房下計議，一連走了幾次，怎說與我不相識？」這是：

造謊欲瞞天，誑以理所有。縱使蘇張才，應為緘其口。

知縣聽了大怒，要打要來。竟差人押出，追還鄉家財禮，取領。令徐家行禮回話。出了衙門，走到程家，差人尋了張秀才來。張秀才怕累程家，倒也肯收。程翁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不肯發出。及至徐家行禮，徐家送進，程翁甩出。混了日餘，沒個結局。徐家要稟官，差人急了，將程翁結扭道：「你這樣違拗官府，我拿你到官，打上幾十，這親事才得成。」拖來扭去。程翁一時氣激，痰塞倒在地下。裡邊妻子女媳，一齊出來，灌湯灌水。程翁剛掙得兩句道：「吾女不幸，為勢家逼脅。我死，吾兒死守吾言。我九泉瞑目。」言罷，痰又湧來，一時氣絕。

一諾死生持，相期共不移。視他反覆子，千古愧鬚眉。

此時合家大哭。縣差怕人命，一溜風走了。

程家將徐家財禮盤盒，盡行打碎拋出。叫張家乘喪未開，來娶親去。張秀才怕縣官怪，不敢來。程家自收拾殯殮，開喪不題。只是徐家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。程翁死了，兒子嫩，我先告他賴婚。」

他縱告人命，也是搪抵。」定要王鄉宦包到底，送銀十兩作盤費。王鄉宦認作外甥，在督撫告狀。督撫批：「賴婚抗官，殊藐法紀。速仰該縣嚴提究結，仍取成婚日期繳。」知縣先聽得王鄉宦上省，也就著急，及至見了憲批，忙差人將程式拿到。程式也就挺身出官。母親又吩咐道：「兒子改不得父親的口。」程式道：「父骨未寒，我怎忍違了父命？」其妻又來道：「這事斷要死爭，二三不得的。」

取義有同心，姻盟矢不侵。道言相砥礪，古道尚堪尋。

程式到官。知縣道：「上司限日與徐家成親，你不可違拗。」程式道：「父親實不曾許他，不曾收他財禮。」知縣道：「你也這樣胡說！放著富家不嫁，去嫁酸丁。天下有這樣癡人！便是我這個媒人，督撫這個主婚，也做得過了。你若再強，我解你到督撫，身家都齷粉了。」程式道：「死生有命，若是毀行滅節，這小人斷不做。就是老爺子民，正要正風俗，明紀綱，怎好叫人小做這樣事？」知縣聽了大惱：「這癡奴儕倒來說我！」將程式來打上三十板，鮮血交流。叫徐寡將財禮來當堂交收。程式大叫：「老爺！」要小人死就死，財禮是不收，妹子是斷不嫁他的！」知縣道：「有這樣強奴儕！」叫掌嘴，又打了四十個嘴巴。程式只是不眼。縣官想一想，我也癡了，督撫取成親日期，我只要他成親，管他收財禮不收財禮！將程式收了監。掣兩根籤，差了四個皂隸，要程氏立刻到官。

月老煩官長，冰人遭卒徒。借將一紙檄，用作取親符。

差人到家。吳孺人忙到女兒房中，道：「此事如何區處？你忘不得父親臨死的言語！」程氏道：「兒有處，母親忽憂。我不難一死以報二親，斷不失身於強暴之徒。」從容梳洗了，開箱取出些鮮衣服穿了。外邊這四個皂隸，叫嚷如雷，程氏只如不聞。將裡衣都縫了，外邊把帶拴束甚牢。母親道：「見官須青衫。」他罩了一件青衣，又在自己書桌上，研了墨，取一幅紙，寫了幾個字，收在袖中。到靈前哭別了父親靈柩。又拜母親，母親哭得不能言語。又向嫂嫂道：「累了哥哥，又累嫂嫂。妾不幸，不能終事嫂嫂，命也。《詩經》道：『豈不夙夜，畏日多露。』妾不忍偷一朝之生，貽千古之笑。家有老親，幸善視之。」嫂嫂也哭道：「婆婆的供奉在我，公公的遺言在你。」走到轎前，差人暗地喝采：果然好個女子！怪不得徐家要謀他。一路前簇後擁，奔向縣前來。

巧計窮驪穴，沉謀剝蚌胎。明光燭日步，奪取夜珠來。

這邊徐家知得拿出女子，料道知縣畢竟當堂發領做親。著人回家，整備筵席，邀請親鄰，僱倩鼓樂人夫。徐家郎洗頭刷面，裡外都換了鮮潔衣服，要做新郎。巴不得轎夫一口氣抬到縣前，縣官立刻送到家內。探頭望腦，惹了許多笑。時日正近午，天氣晴朗。程氏在轎內問一聲「到縣還有幾里」，轎夫大家笑道：「想等不得要到哩。」眾轎夫也信口嘲謔道：「我前日曾抬一新人，在轎裡哭，極哭得苦。我聽不過，我道：『姑娘，我送你轉去罷。』那新人卻住了哭，回我道：『我哭的自哭，你抬的自抬。』」說罷，後邊那轎夫又道：「我也曾抬一新人，正抬時，因是轎底年久壞了，一時落下，甚沒擺佈，有的道將索子絡，有的道叫鐵匠釘、木匠修，只怕誤了時辰。只見新人道：『不消。你們外邊抬，我在裡邊走罷。』」彼此嘲笑不休。那知：

雁不再配，鴛鴦於淫。貞淫各別，莫燭其心。

正說間，忽然一陣風，吹得天日都暗，飛沙走石，對面不見。這些人只得停下轎子，在人家簷下避風，將有半個時辰。這想是：

雨落天流淚，雷鳴地舉哀。西方諸佛子，同送女如來。

徐家郎沒縫要張新人，還為他用錢，叫門上皂隸不要嘍喏。縣前人如山似海，來看這節事。到得縣前，一個差人先跑去稟：「程菊英拿到。」這幾個來催女人出轎，再催不出來。差人嚷道：「老爺正在堂等，還這自在！」揭起簾來，卻吃了一驚。不知甚時，女人已殞死轎中了。顏色如生，咽喉氣絕。

誓言嚴不二，治命更諄諄。敢惜須與死，偷身愧老親。

這差人又趕進去稟官道：「程菊英已到了。」官叫帶來，不要驚嚇他。

差人道：「死了。」官道：「胡說！到得決不死，死了如何到？還不說個明白！」差人道：「出門上轎時，活活的，叫他出轎時，已是死了。」縣官道：「想是嬌怯女子，你們驚壞了，快著人救，」差人道：「殞死已久，不能救活。」縣官頓足道：「是我沒擔扶，誤了這個女子。快於監中取出程式，叫他領屍收葬。」一面寫文書回覆督撫。程式出監，見了妹子屍首，撫膺大哭道：「好妹子，好妹子！似你這樣貞烈，我為你死也不枉了！」

節義重山丘，忘身忍事仇。

紛紛甘玉碎，裊裊愧花柔。

命逐懸絲斷，名因彩筆留。

娥江有聖女，應許步清幽。

縣前閒看的人，內中有幾個抱不平的，道：「徐家逼死烈女！」要尋他父子凌辱。連徐家人都躲得沒影。眾人發喊，縣官聽了，鼓也不打，竟退了堂。俗例，死在外邊的，叫「冷屍」，不抬歸家。程式道：「這是烈女，不辱吾門。」竟抬在家內。母親、嫂嫂都來抱著屍痛哭，為他解去帶子。身上穿的都是鮮潔衣服，況且小衣俱相連縫著，所以連衣服也不更換。在袖子內簡出他原寫的那幅紙，卻是：「屍歸張氏，以成父志。」

有夫猶未字，同穴竊心盟。為有嚴親志，兢兢矢必成。

程式即差人往報張家。張家父子，感他義氣，都來送殯。張國珍也伏棺痛哭，如喪妻一般，服了齊衰，在材前行夫妻禮。擇日舉殯，把棺材抬上張家祖墳。後來，張國珍進了學。人來說親，都不肯就。張秀才道：「我止你一子，如何執小諒，絕我宗祀？」勸諭年餘，止蓄一婢。年餘生有一子，便不同宿。一書室中，唯置烈女一神主相對。與程式如郎舅，往來不絕。就是後來中了舉，選官出仕，位到同知，究竟內無妾媵，外無嬖童，道：「蓄婢，尊父命也；不娶，不欲沒程翁父子之義也。」但縣中人礙了縣令，

只有私下弔輓詩文，不能為他立碑立匾。縣官礙了督撫，不敢申文請旌。且又因疑成病，悔此一節殺程家父子二人，常見一美女，項有線帶，站在面前，得了怔忡病，不一年告病回籍。督撫為軍需浪費，糾劾逮問。王鄉宦一釐不得，也受了許多唾罵。徐家以豪橫武斷，被訪問軍，家產俱破，其子流為乞丐。程烈女雖不能旌表，卻得屠赤水先生為他作傳，這便與天壤不朽。正是一字之褒，勝四字之匾了。他父親兄嫂。都一門節義，都得附見，堂堂照映千古。至於豪橫之徐氏，沒擔當奉承鄉紳上司、要做官的知縣，好說分上鄉官、信請托的督撫，如今安在哉！猶能笑冷人齒頰。這節事，若在沒見識的人，畢竟道：癡老子、癡女子，放著富家不嫁，反惹官非。徐家好財勢，官都使得動。秀才都對他不過。只到末局時，評量一評量，也自明白了。